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## 第五回 中途路員外逢凶災 仁裡村元首施大義

自來雄杰之士，往往命運不強，空乏心志路途忙，盡是勞苦現象。文王囚於羑里，孔子陳蔡絕糧，生於憂患死安康，才是聖賢模樣。一場來《西江月》敘罷，書歸上回。上回書說的是，那安員外出了漢城，這日來到黃海道地界，看見前面有一座高山攔路。這座山兩面盡是黑松林，中有一條大道。老員外說道：「此山甚是兇惡，必有強盜在此，咱家快從那邊繞著走吧。」於是安成趕車望那邊就跑。方才走了一箭多地，只聽那後面，忽啦啦出來了一伙盜賊，有二十多人，老員外看事不好，可就打馬跑起來了。

好一個員外安悅公，他的那運氣算不通。想只要平壤去避難，不料想中途路上逢災星。日本人佔山為賊寇，要搶來往行路的公，偏趕上員外運不好，就遇見這伙日賊兵。老員外騎馬頭裡跑，眾賊兵步行隨後攻。步行沒有騎馬快，那賊子這才動無名，端槍就把員外來打，咕咚一聲了不成，把員外打落能行馬，太陽一上冒鮮紅。中途員外廢了命，那車子跑了個影無蹤。這伙賊又把車子趕，但見那西山以上來了兵。咕咚咕咚把槍來放，打死了日本賊四名。他們才想往回來跑，在後邊人來了二百多兵。兩面夾攻把他來打，僅僅跑了賊子四名。押下賊子逃命且不表，再把拿賊子的英雄明上一明。

話說高麗黃海道仁裡村，出了一位英雄，姓侯名弼，表字元首。從小父母雙亡，有一哥哥名佐字元良，將他養活了七歲，上學唸書，至十七歲。聽說美國學堂甚好，他就辭別哥嫂，上了美國。在他那陸軍學堂，住了三年，學成了一身兵式體操之法，滿腹出兵戰陣之方。他回到家中，也不去做官，就在這仁裡村，將他屯中的那些少年，挑了三百餘人，立了農備學堂，買了些個快槍，天天教他們下操。臨近有賊，他就率領農備兵，盡力出剿，所以他那地方沒有賊匪。光陰如箭，不覺的就是三年之久，那些少年全操練好了又續了二百餘人，仍就（舊）的教練，預備教練多了，好打外人。趕上他那時運不好，哥嫂又一齊下世，拋下一個姪兒，名喚侯珍，年方七歲，他教他唸書，自己也不娶媳婦。

這日正在屋中看書，忽見外邊有人來報，說是離這十五里地，有一座奇峰山，那塊有一伙日本強盜，在那裡劫劫戶搶，甚是兇惡，特此報知。侯弼一聽這個信息，就點齊了自己練的那些農備隊，前去打賊。正趕上那安成趕著車子跑過來，他上前就問，說道：「你們跑甚麼？」安成說道：「我們是往平壤去的，路過這個山，出來了一伙日本賊人，嚇的我就跑。我們的員外還在後邊呢，不知性命如何。你們快去救他吧！」元首道：「我正是打賊，你們可在此等著，待我們打走了賊，然後再把你們送過山去。」吩咐已畢，他可就率領著兵前進。走不多時，只見那邊日本賊趕過來。他們可就一齊開槍，將日賊打死了無數，只跑了四個。於是他又轉過山頭，往前一看，只見那道口，躺著一個死屍，知道必是安員外，被賊打死了，急令人抬著到安成的車前，說道：「你來看看，這個死屍，不是你的主人麼？」安成一看，正是那員外，急忙跑到車前說道：「太太呀，不好啦！員外被賊打死了。」老安人一聽這話，慌忙把公子交與老媽，跳下車子一看，可就哭起來了。

老安人一見員外喪了命，不由的兩淚淋漓放悲聲。說道是：「只想逃難得好處，那知道中途路口把命坑。早知這樣事情也不能走，倒不如在那漢城住幾冬。那管他日本作亂不作亂，或者還不能死在他手中。現如今躲還未能躲出去，尋思起那樣重那樣的輕？小嬰兒未滿三四歲，是何人能夠教把名兒成？丈夫呀！你死一生只顧你，拋下了我們母子苦令丁（伶仃）。叫丈夫你在陰城等一等，我與你一同去（那）枉死城。」老夫人越哭越痛如酒醉，忽然問一口濁痰到喉嚨。咕咚一聲倒在流平的地，那邊嚇壞家人老安成。走上前一看安人閉了氣，他這才捶胸跺足放悲聲。叫了聲：「太太你快醒來把（吧），多歸陽世少歸陰城。太太呀！你令（今）若是歸陰去，我們那公子可是誰照應？」你看他前邊拍來後邊打，太太招呼的不住聲。老安成招呼了多一會，只聽的安人那邊哼一哼。

話說安成招呼了多一會，只聽太太哼了一聲，從口中吐出了一塊濁痰，哎喲的一聲，說道：「可把（罷）了我啦。」眾人一見太太活了，一齊上前勸導，說：「太太不要悲啼了，人已經死了，哭也無益。」侯弼又說道：「太太不要悲傷。大道也不早了，先把員外的屍首，抬到我們的莊上，買口棺材，成殮起來，然後再送你母子上平壤，豈不好麼？」安人聞言，說道：「那們（樣）我母子可就感恩不盡了。」遂問道：「義士高姓大名？」侯弼答道：「敝人姓侯名弼，表字元首，這仁裡村的人氏。」安人說道：「就是侯義士了。」遂即拜了一拜。元首連忙還禮說道：「請安人上車吧。」於是安人上了車子，元首又讓兵士抬著員外的屍首，回到莊上，將安太太讓到他的家裡，安置好了，又命家人，上街上買（買）了一口棺材，把員外成殮了。到了次日，擇了一塊吉地，埋葬起來。太太送靈回來，又住了一宿。第二日命安成套上車子，就要起身。元首堅留不住，他就派了四名人，前去護送。安人對著元首說道：「義士請來上座，受賤人母子一拜吧。」

老安人未從開口淚盈盈，尊了聲：「元首義士你是聽：我夫妻帶著家財去逃命，不料想中路上有災星。我丈夫被那日人活打死，我母子也是幾乎把命坑。多虧了義士率兵來搭救，才保全我母子的活性命。到後來又將我們收留下，還埋葬我的丈夫死屍靈。這恩德真是高如山來深似海，怎叫我生死存亡不感情。請義士快來上邊坐，使我母子一拜盡盡這點誠。」侯元首再三推辭說不可，老安人說不受拜來可中不中。侯元首無奈這才上邊坐，老安人母子雙雙拜流平。拜罷起來又把話來講：「賤人我現在還有一事情，望義士千萬不可不應允，鄙人奉送物一宗。我孩兒帶著一塊石如意，增（贈）與義士莫嫌輕。」說完了就將如意遞過去，侯元首說道：「夫人你可不要把意生。日本人奇峰山上為賊寇，無故的把咱韓國來陵（凌）。咱全是韓國的好百姓，外人要欺服（負）就當把他攻。打他們本是我們應盡的職，這本是算不了甚麼恩情。太太哪，你快快把車上，趁這天道暖和奔前程。」安人他使（拖）一禮來把車上，那四名護送莊丁隨後行。

侯義士送了一程才回去，那車子順著大道走如風。到夜晚不過住在招商店，到白天還是奔走在前。曉行夜宿非一日，這一天到了平壤城。進了北門往南拐，來到了雲府大門庭。走（這）安人二門以外把車下，驚動了裡邊那些眾家丁。

話說安太太，這日到平壤裡，拿出二十兩銀子，賞了那四個護送人，吩咐他們回去。找著雲府，進了大門，下了車子，內裡家人慌忙稟報老夫人。老夫人急忙接出門外，讓到座中坐下，說道：「表妹一路勞苦哇！」又說：「甥兒長這大了。」這個時候，雲大人聽說，也過來了。大家見禮已畢，雲大人問道：「妹子給何人穿的孝？」夫人答道：「要是問我穿這孝，真是讓人一言難盡了。」

老夫人未從開口淚漣漣，尊了聲：「表兄夫人聽我言。在京城因為日本常作亂，我夫妻才想逃難到這邊。帶了些細軟東西把路上，這一日到了那座奇峰山。日本在此山為賊寇，打劫那來往客人賣路錢。正趕上我們車子從那走，聽見那松林以內喊連天。慌忙的趕著車子往來（前）跑，那賊人此時已經出了山。用槍兒把你妹夫活打死，因這個我們母子把孝穿。」

雲大人聽著說道：「妹丈被賊打死，真是悲痛。」可就哭起來了。

雲大人聞言淚紛紛，罵了聲：「惡賊日本人。我妹丈與你何仇並何恨，最不該傷他性命害他身。你看他家中老的老來幼的幼，老幼無能甚難云。老的也有四十歲，幼的未滿三四春。那人沒有一片忍，日本害人好恨（狠）心。我若是拿住日本狗黨子，扒皮剝眼報仇痕（恨）。」

話說老大人傷感已畢，遂又問道：「妹妹，妹丈被賊打死，你們母子怎麼逃出來的呢？」夫人說：「表兄不知，聽我說來。」

安夫人未從開口淚盈盈，尊了聲：「表兄你是聽。我們車子趕著頭裡跑，那後邊賊人追趕不放鬆。幸虧是步行沒有車子快，到後來來了一幫救命星。仁裡村有義士侯元首，領了人馬打退那些眾賊兵，又將我母子留到他莊上，因此才逃了活性命。」

雲大人說道：「元首到算個義士。」夫人說：「還有好處呢。」

那義士又買一口好棺材，成殮起你那妹夫死屍靈。成殮後又埋在一塊平川地，全是那元首義士好恩情。到後來又把兵丁派我

送，因此半路這才得安寧。老安人說罷一些前後話，雲大人在那邊又問一聲。

話說安太太說罷員外被害的原由，又把那侯元首怎樣的除賊，怎樣的殯葬員外，怎樣的派人護送，說了一遍。雲大人從那邊問道：「他派那人，可是在那呢？」夫人說道：「我已吩咐回去了。」雲大人又說道：「妹丈已死了，你們母子，就在這住口（下）罷。趕外甥長大的時候，與我那在岫兄弟，跟落峰孩兒請上個先生，讓他們一齊唸書，學問成了，然後再治服那日本，以與妹丈報仇吧。」安太太又說：「從今而後，就免不了在你們這招擾啦。」在霄說：「表妹你說的是那裡話呢？咱們雖然是表兄弟，也不亞如親兄弟，望表妹無存意見才好。」安夫人說道：「那我是感恩不盡了。」按下安太太住在雲府不表。

單說那日本惡賊，被侯弼打死了無數，只逃走了四個賊。這個四個人打聽了一會，才知是那侯弼的農備隊，他們可就想出道來，說道：「這人若不除治，後來必為我國之害。」於是這些個惡賊，到了那黃海道交涉局裡，去告侯弼。甚麼教（叫）交涉局呢？就是外國人與中（韓）國人打官司地方。這四個人到了交涉局，把侯弼告了，說道：「他們是商人，去上仁川買貨，路過那奇峰山，被那仁裡村侯弼，領了些兵丁，拿我們當作了賊，將我們打死了無數，搶奪去我們的財物錢，幸虧我四人的腿快，才跑出來。望交涉局大老爺，速速與我拿人。」這交涉局的總理，姓任名忠，那樸泳孝的外甥。當日接了這張呈子，忙派了劉、陳二位衙役，去上仁裡村拿侯弼，這且不表。

單說這交涉局中，有一位先生，姓黃名伯雄，他與侯弼八拜為交，父母雙亡，所以在外邊當差。當日得了這個信息，暗說道：「侯弼是義士，那能辦出這個事情呢？其中必然有差。或者是他得罪了日本人，想只要害他也有有的，我不如先與他送上一信，免了這禍，豈不是好麼？」於是拾道（掇）拾道（掇），騎上坐馬，可就奔仁裡村走下來了。